

GUASHENG LINDA

怪生林旦

阿娅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GAISHENG LINDAN

怪生 林旦

阿娅
著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 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生林旦 / 阿娅著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
2018.3

ISBN 978-7-213-08669-4

I. ①怪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
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9190号

怪生林旦

阿 娅 著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集团网址: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<http://www.zjcb.com>

责任编辑: 余慧琴

责任校对: 陈 春

封面绘图: 穆逢春

内文绘图: 周思邑

封面设计: 王 芸

电脑制版: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刷: 杭州广育多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 张: 6.5

字 数: 89千字 插 页: 1
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13-08669-4

定 价: 2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

- 第一章：大零蛋 / 1
- 第二章：情节不是这样发展的 / 17
- 第三章：荷叶蛋蛋 / 34
- 第四章：蓉嬷嬷 / 55
- 第五章：美术课 / 72
- 第六章：妖 言 / 91
- 第七章：不是蛮好哒！ / 108
- 第八章：光头歌王 / 121
- 第九章：咱家的贵宾犬 / 135
- 第十章：套 路 / 149
- 第十一章：死前的告白 / 172
- 第十二章：365分的林旦！ / 184



第一章：大零蛋

“大零蛋，大鸡蛋，大鸭蛋……大零蛋，大鸡蛋，大鸭蛋……大零蛋，大鸡蛋，大鸭蛋……大零蛋，大鸡蛋，大鸭蛋……”

咋回事？咋回事？

谁谁谁？是谁？是谁考了大零蛋？是谁考大鸡蛋了？是谁，是谁？

瞧罗笑笑班里热闹的，这帮熊孩子都快闹上天了，个个涨红着脸，铆足劲儿拍打桌子，扯着嗓子喊着叫着。热辣辣的声音一波一波，一波一波地从教室里涌出，充斥到走廊上，比操场上九月辣辣的阳光还要灼人。

罗笑笑站在讲台上，拼命地拍手想让大家静下来。熊孩子的哄闹声这才不甘不愿地稀稀拉拉下来，但诡谲的笑容依然停留在他们脸上，邪邪地看着罗笑笑。

讲台前，站着一位清秀的男孩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不黑不白。头倾斜，目光也斜，西瓜发的发丝也



• 我就是我

姓名：林旦

年龄：十岁

绰号：大零蛋

别名：荷叶蛋蛋 光头霸王

学校：欢天喜地小学

班级：四年级(2)班

口头禅：又没关系啦

追随者：辣条、巴马

暗恋对象：阳春白雪

家庭成员：爸爸零分(其实是林枫啦!)

妈妈钱多多(别猜了,是真名!)

兴趣：读书看报、闯祸瞎闹



斜，对，斜斜地趴在脑门上。上身着了一件白色T恤，刺眼的白，没有杂色——连logo也没有。下身一条黑色牛仔裤，也一样的单色——纯黑。

他也笑，但浅浅的，不以为然的，而且笑意里夹着一股又稠又浓的邪气。

他叫林旦，是刚转入欢天喜地小学四（2）班的学生。爸爸林枫，是一名人民警察。妈妈叫钱多多，大家都叫她钱主任，这学期刚调到欢天喜地小学担任学校教导主任。

刚才是林旦在自我介绍：

“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长不帅。各位童鞋们，长得帅不是我的错，我叫林旦……”

介绍才开始，坐在第一排的巴马就叫起来了：“零蛋？你叫零蛋？哈哈哈，竟然还有人叫零蛋。”巴马一边叫，一边夸张地笑。

林旦看了巴马一眼没有吭声。

“是不是你经常考零蛋啊？”辣条的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认真地问。

教室里，紧跟着爆发出一阵狂笑，巴马便更加放肆



起来：“哟呵，还真有人叫零蛋的，大爷我长到这把年纪，还第一次听说有人叫零蛋的。那个，我说，您姓什么呀？是姓大的吧？连起来就叫大零蛋。”

站在一旁的罗笑笑眼珠子都瞪疼了，可巴马压根就没看见！

而这时，大家早已“大零蛋、大鸡蛋、大鸭蛋、大笨蛋”哄叫起来了。

话说罗笑笑的手都拍红了，大家才安静了下来。

林旦瞟了巴马一眼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悦，他大幅度地扭了几下屁股，带着京剧的腔调，阴阳怪气地继续介绍：“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啊，朕叫林旦，朕的老爸叫林枫……”

林旦故意将“枫”这个字音拉得很长很长，调子拐着弯，钻进了每个人的耳朵。

“皇上，臣妾知道了，你叫零蛋，你爸叫零分……”巴马完全不顾站在一旁的罗笑笑，他“嗖”地站了起来，也用不着调的腔调，模仿着女人的声音，跟了一句，那个“分”字也拐着弯，钻进了大家的耳朵。



说完，就咧开嘴笑了。他那大嘴，本来就够大了，经他这么一拉，嘴角都快扯到耳根子了，他的耳垂又长又厚，在他夸张的笑声中，那耳垂也跟着抖动起来。

“扑哧——”林旦看着巴马抖动的耳垂，想起了好像曾在哪看到过的门把手，很想扯一扯，于是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笑声，“唰”的一下，又被点着了。

朱昊简直笑疯了，不停地拍着桌子，他可能觉得只有这样笑才过瘾吧；杜子禾本来笑点就低，这下子，肚子已经笑疼了，他整个人只好捧着肚子佝偻在地上，“哎哟，哎哟”地叫着，但依然忍不住笑；蓝心、阳春白雪是女孩子，也在笑，但装模作样地捂着嘴，只是喷出来的口水从指缝里直往外渗……

整个教室，就快被笑声挤爆了。那高强度的分贝震得窗户玻璃吱吱地响，震得罗笑笑的耳膜嗡嗡地叫。

罗笑笑呢？罗笑笑也在笑，而且脸都笑红了，你说，她能忍得住吗？

当然，不能。

当然不能！



最后，还是罗笑笑先停住了笑，又使劲地拍着已经发红发痛的手，大家才勉强停住了笑声。

林旦止住笑，他哼哼着咳了两声，瞥了大家一眼，嘀咕道：“切，笑点这么低。”

“林旦，介绍好了吗？介绍好了就下去吧。”罗笑笑说道。

“还没有呢。”林旦马上回答道，“还有我妈，我妈叫……”

“你妈就叫大鸭蛋，噗噗，噗噗。”巴马又第一时间站起来，他已经完全处于无老师状态，将林旦的话接了上去，说完，很得意地朝罗笑笑看了一眼。

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的班级，又热闹了起来。

罗笑笑真的生气了，她狠狠地瞪着巴马，这回，巴马撞见了，马上吐了吐舌头，扫兴地回到自己座位。

阳春白雪的座位上，摊着一本画册，上面画着一个圆圆的蛋。这个蛋长着一对很夸张的小眼睛，那么小，看上去像一粒米，却闪着邪恶的光。

小眼睛的上方，有一对眉毛，很壮很肥，兀自懒懒地倒挂着，像两条肥硕的毛毛虫。一张嘴大大地咧



着，下嘴唇尤其厚实，让人想起拖拉机的斗，载着两颗白白的大兔牙……

阳春白雪从小学画，笔法流畅娴熟，这画中人物带了漫画色彩，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画的是谁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杜子禾和阳春白雪同桌，阳春白雪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抢过画册，只瞄了一下，继而大叫起来：“大家看，大家看，白雪画了个大怪蛋……”

“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”大家都被杜子禾的叫声吸引了，争先恐后地站起来，想看画册中的画。

阳春白雪想要抢回画册，但杜子禾已经将它扔到隔着两个座位的天阳手中了。

阳春白雪追到天阳座位上，天阳又将它“啪”地扔给了土豆。

“大怪蛋，大怪蛋……”大家喊着笑着争抢着。

就这样，阳春白雪的画册就像长了翅膀，一会儿飞到朱昊那儿，一会儿又飞到蓝心那儿……

“啪！”不好，不偏不倚，画册跑偏了，竟然飞到了罗笑笑的身上——哦，不对，是脸上。

这次罗笑笑没有拍手，大家都瞬间自觉地安静了



下来。

大家都等着罗笑笑发火呢，林旦又开始说话了：“哇，这位老兄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妈叫鸭蛋，这你也知道。”

教室里异常安静——大家都瞪着双眼惊奇地看着林旦，又看看罗笑笑。罗笑笑一时也没反应过来，林旦妈妈叫钱多多呀，怎么变成鸭蛋了？莫非这是她的绰号？这么一想，罗笑笑也差点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，但她硬是忍住了。

林旦见大家一脸惊讶，脸上马上浮起了一丝邪恶的笑：“哈哈，当然，这是不可能的啦。”

“咦……”大家很鄙夷这个没个性的玩笑。接着，教室各个角落窸窸窣窣的声音又开始了。

巴马一时没有了回应的话，齙着牙，看着林旦傻傻地笑着，像一尊弥勒佛。

“林旦，下去吧。”罗笑笑这回没有问林旦有没有介绍完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

九月的太阳招摇、热烈，大片大片的白光夹杂着熏



热的风，肆无忌惮地向大地倾泻着。

早自习的铃声响了，前一秒还躁动的校园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像是有一股磁力，把所有声音都吸走了一般。操场上，只剩下落在树头的光影还在晃动，追着风，鼓噪、热烈、单调。

罗笑笑背着双手，倚着栏杆，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，这些日影，让她感觉有些眩晕。教室里，飘出熊孩子们背诵英语单词的声音：“school, crayon, bag, face, arm, finger, leg……”

就在铃声收起最后一个音的刹那间，楼道拐弯处一个人影准时出现了。

罗笑笑耐着性子，等着，等着。

“笑笑老师好。”

“林旦，你每天都是掐着秒表来上学的吧？”

“笑笑老师，刚才我在操场上看见一堆虫子，黑黑的，还会蠕动，我和你说……”林旦没有回答罗笑笑的话，他一脸兴奋，想把刚刚遇到的事告诉罗笑笑。

“开学四天了，你每天都迟到。”罗笑笑打断了林旦的话，把每天两个字加强了重音。



“没有迟到啊，不是刚刚好咤？”林旦不以为然，边说边往教室里走去。

“刚刚好？你看，大家都已经在早读了，英语老师也到了，你这样进去会影响别人的。”罗笑笑上前拦住了他。

“又没关系咤。”说得那么的漫不经心。

没关系？没关系？林旦，你这样的回答，是要把罗老师的肺气炸啊？

“没关系？没关系。好，好，没关系，那，那，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才有关系？”罗笑笑都气结巴了。

“呵呵，以前我们班的人都这么说咤。”林旦又添了一句，这次声音似乎轻了些，好像是从喉咙底部发出来的。

罗笑笑张张嘴巴，却不知道能说什么，她已经完全崩溃了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站在外面，没关系，我们班的人都这么干的。”罗笑笑狠狠地瞪了林旦一眼，甩下一句话，转身走人了。

“又没关系，挺好咤。”



哦，圣母玛利亚！林旦这分明是在向罗笑笑发起权威挑战嘛。罗笑笑气得头顶都快冒烟了，她真恨不得走上前去把林旦的嘴缝上。

“冷静，冷静，冲动是魔鬼，冲动是魔鬼。”罗笑笑一再劝解自己。

她转过身，双眼死死地盯着林旦，激动、气愤、无奈、无语。林旦又冒出一句：“真的没关系哒。”罗笑笑的身子不由自主向前冲了过去，双手一把揪住林旦的嘴角，狠狠地往两边扯去。

哈哈，林旦的嘴角像橡皮筋一样被扯开了，一直被扯到了耳根，看上去像一条大鲶鱼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一张一合着。

最最最关键的是，这张大嘴再也发不出声音了。

“嘿嘿嘿嘿，让你没关系，让你挺好哒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和我顶嘴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哒哒哒。”罗笑笑的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

“笑笑老师，你怎么了？”林旦奇怪地看着罗笑笑。

“啊？”

罗笑笑又打了一个激灵——好吧，刚才只是她的



幻想。

“哦，你说没关系是吧，挺好哒是吧？那你，就，站着吧。”

罗笑笑发现自己失态了，丢下一句话，逃也似的匆匆离开了。

“do, mi, so, do——”

不一会儿，晨读时间就结束了。瞬间，校园像炸开的烟花，人声鼎沸。

教学楼前树下的那些身影又开始变得欢悦起来。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跑到树底下，追着晃动的日影，打着，闹着。有几个孩子没有追打，只静静地仰着头，觑着眼睛朝上看，看那刺眼的阳光在叶隙间飘忽，飘忽，看着看着，感觉自己也飘忽起来了。

辣条和巴马勾肩搭背地从教室里走出来，看到林旦站在教室门口，相视笑了一下。

“大零蛋童鞋，你家那个大鸭蛋，哦不，应该是叫钱很多的，没被罗笑笑童鞋叫来？”巴马晃动着厚厚的耳垂子，坏坏地问。

“唉，这年头，做学生的可真是不容易啊。”林旦



看了他们一眼，并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。

“肿么不容易了？”辣条变着腔调凑上去。

“您说，这每天起得比鸡还早的人是谁啊？”

“是谁呀？”巴马问辣条，辣条问巴马。

“是学生啊，笨蛋。算了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吧，每天睡得比狗还晚的人是谁啊？”

“我知道，是我妈。”辣条抢先回答。

“切，就你这智商，只能去当个画家了，像梵·高那样的。”

“梵·高？梵·高是谁呀？”

“梵·高是荷兰印象派画家，《星月夜》就是他画的，而且是他患精神病的时候画的。林旦，你的舌头太毒了。”阳春白雪也走了过来。

阳春白雪，罗笑笑班里最漂亮的女生，不仅从小学习画画，还学键盘、声乐，是罗笑笑班里的白雪公主，所以大家都叫她阳春白雪。

辣条听了倒是挺开心的。当一个著名的画家，嘿嘿，也不错呀，那不就成了大名人了吗？那是不是就有很多人来找自己要签名了？就像那个谁？对！像杨